



好八连的新故事

HAOBALIAN DE XIN GUSHI

少年儿童出版社



編著者
楊堯琛
應云龍
雲乃修
張哲明
張文哲

好八连的新故事

少年儿童出版社

好八连的新故事

杨宪梁 顾云龙
蒋乃修 张哲明 张文荣
编 著

周立顺 赵廷铎摄影

袁晓沧 陈永镇绘图 张之凡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社'0083 (中、高)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 7/8 插页1 字数25,000

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90,000

统一书号：R 10024·3118

定价：(6) 0.17 元

告小讀者

小朋友們熟悉和敬愛的“南京路上好八連”，在1964年3月从繁华的上海开赴山区进行了野营訓練。大家都知道，好八連叔叔，这十五年来一直在上海担负着繁重的警备执勤任务，他們做到了“身居鬧市，一尘不染”，繼承了艰苦奋斗的光荣傳統。这一年里，好八連叔叔在偏僻山区野营期間，繼續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进一步发揚了艰苦奋斗的革命傳統，日夜不懈地苦練过硬杀敌本領，練出了許多特等射手和投彈能手，許多“鉄脚板”“夜老虎”，在政治思想上和軍事訓練上都取得了新的丰收，胜利地完成了战备訓練任务。現在，我們的好八連更是好上加好了。

有的小朋友要問：好八連的战士是怎样取得这样大的成績的呢？是用什么样的精神和毅力苦練杀

敌本领的呢？請你們仔細讀一讀这本《好八連的新故事》吧。

这本书里的三十八个故事，写出了好八連“站在山沟里，胸怀全世界”的革命大志；写出了他們在軍事訓練中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学习中的頑強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在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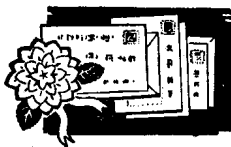
我們讀了《好八連的新故事》以后，應該向好八連叔叔学习，像他們一样：“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編 者

目 录

一个“贺”字	1
双虎添翼	2
“黑叔叔”	3
表	5
张恩享的“想一想”	6
母亲的“病”	7
给南京路“修面”	9
元旦打草鞋	10
传家宝	12
煤油灯	14
山沟安家	15
枪的旅行	17
一壶水	18
收容组和稀饭锅	20
轻和重	21
磨刀先要磨思想	23
好八连要打头阵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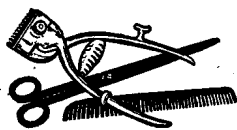
斗坦克	25
眼睛的谜	27
思想上的枪	28
脱靶以后	30
“零点一米”	31
指导员探家	32
他家就在山那边	34
国庆节的早晨	35
深夜补棉衣	36
工具箱的新主人	37
七千里路六千斤菜	39
挖井	40
赶夜路	41
炊事班看瓜	43
比金子还贵重的“尺子”	44
小高和枪	45
许金龙中计	47
大队长带路	48
一篮花生	49
“跑不了”和“不得了”	51
你们是好八连	53



一个“贺”字

“南京路上好八连”正式命名以后，全国人民更加热爱他们，从各地寄来了很多的贺信。为了让这些信件和大家见面，连里文书就一封一封把它贴在荣誉室的墙上，取个名叫《贺信栏》。有一天，指导员王经文和二排长沈守福来到了荣誉室。王指导员看着看着，对《贺信栏》的“贺”字思索起来。他对二排长说：“你看这三个字用得怎么样？”二排长想了一会儿，说：“这个‘贺’字好像用得不对头。”王指导员说：“对！这是个脑子发热的苗头。过去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完全是应该作的。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大家的祝贺。这些亲人们的来信，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二排长觉得指导员的话很有道理，很有分量。两人商量一下，立刻就重新提出了一个新栏名，叫做《有力的鞭策，巨大的鼓舞》，贴在荣誉室的墙

上,代替原来的那个《贺信栏》。



双虎添翼

在八连开命名大会的前几天,吕双虎入伍来到了八连。他感到很光荣,总想多做些好事。他听说班长张振才是连里第一个义务理发员,就下决心要跟班长学。头几天劲头很足,后来见班长为干这个事经常捞不到休息,他就暗暗盘算起来:我学会了理发,不也是像班长这个样,那可吃不消。他这么一想,劲就有些松下来了。

班长拿出《毛泽东选集》,让双虎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双虎念过中学,一转身就读完了。班长说:“双虎啊,读毛主席的书,可不能光啃条条呵!要钻进去,联系自己的思想,思索思索。咱们连有个说法,叫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学得好不好,主要看行动。”双虎按着班长说的方法,反复学了几遍,心里慢慢亮堂起来。毛主席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

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这些话,给双虎的教育很大,他觉着自己以前的想法,太不好了。

吕双虎刚学理发,常常要夹痛别人的头发,心里很苦恼。老义务理发员“顾师傅”主动找上门来,让双虎在他的头上做试验,还当场传授理发手艺。战士陈维高、吴瑞亭也来了,他们对双虎说:“你大胆理吧,多理几次就会了。”毛泽东思想给双虎插上了翅膀,群众的鼓励给双虎添了勇气,他的服务精神和理发技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现在,吕双虎已经当班长了。他还是照样给同志们理发。不过“生意”清淡多了。原来,八连的干部、战士大部分都学会理发了。



“黑叔叔”

邵金城入伍来到八连不久,就被派到生产组去了。干了一些时候,风吹日晒,他的脸皮比从前黑多了。有一次,他拉着粪车在马路上走,后面跟上几

个孩子，天真地叫嚷着：“黑叔叔，黑叔叔！”邵金城听了，很难为情，心想：要是留在连队执勤多好，偏偏叫我出来搞生产。

可是，邵金城又一想，毛主席不是教导过吗，军队搞生产，不但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还可以增强劳动观念。晒黑了皮肤有什么不好呢，那不是正表现自己经历了一番锻炼吗！《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不也是“黑不溜秋”的吗！可是他在政治上是非常坚定的，受到大家的尊敬。我们是赵大大的接班人，就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邵金城想了一阵，觉得心里像开了一扇窗，立刻提起笔来，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本上写了这么几句话：

晒黑了皮肤，
炼红了心，
一颗红心为革命！

磨破了肩膀，
增加了劲，
一股干劲为人民！



表

沈雪林在新兵连的时候，他爸爸来上海看他。父子俩去逛百货商店，老人家在钟表部站了半天，指着玻璃柜里的“上海牌”手表，对沈雪林说：“等我回到乡下，寄钱来给你买只手表。”沈雪林听了，心里乐滋滋的。

不久，沈雪林和其他战士一起被分配到八连来。头一天，连队干部就带着他们参观荣誉室。沈雪林看到许多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有补了一层又一层衣服、袜子；有自己制造的扫帚、筷子；一个又旧又破的肥皂箱，原来还是指导员王经文装衣服、装书籍用的。在荣誉室里四周墙壁上，还挂满了锦旗，贴满了群众来信。沈雪林越看越高兴，觉得做一个好八连的战士真是光荣。

过了些日子，沈雪林的爸爸托人给他带来了一封信和一百元钱。这可叫他难住了：拿去买手表，当战士的，出操上课，有哨子管着，实在没啥必要戴

手表,应当向连里的老同志学习呵!他决心不买表,把钱存在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

沈雪林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连的干部,连里表扬了他,说他的想法很好。沈雪林又写信给爸爸。过了几天,他爸爸回信来了,也很赞同他的意见,说他做得对,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



张恩享的“想一想”

八连的政治工作经验里,有一条叫“想一想”,说是一个人干啥事,要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增添办法,少出错误。这个“想一想”,在干部、战士中间,印象很深。

有个老战士叫张恩享,入伍几年没有回过家。他家里有些事情要办,来过几封信,催他回去看一看,张恩享也想回去一下,就准备打报告请假探家。

这时候,连队的训练正紧张。他想:连里补来不少新战士,需要人带领他们;自己是个老战士,不能在紧张关口脱身。就悄悄打消了请假的念头。后来,

新战士也快变成老战士了，他就写了一份报告，想送给连部。可是，他又想了一想：国庆节快到了，连队担任警备任务，越到节日越紧张，自己怎么能离开战斗岗位去探家呢？他不声不响地把报告揣在口袋里，关了三天“禁闭”。他再一想：家里的事家里人同样会处理好，自己回不回去都行。他就来了个干脆的，把这份请假报告撕成了碎片，扔到纸篓里去了。



母亲的“病”

老战士张文学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病危速归”，上级立即批准他回家。他估计母亲可能是老胃病犯了，连忙到街上买了两瓶治胃病的药，就匆匆往家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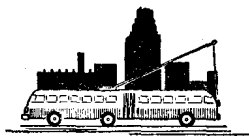
张文学一踏进家门，他母亲放下饭碗，噤噤噤地迎了上来。张文学不由一愣：母亲一点不像生病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过午，张文学和母亲一块到地里干活，他就问母亲：“妈，你身体这么好，为啥说有病叫我回家呢？”母亲笑了笑说：“咳，前几天胃痛

了阵就好了。要你回来主要是和你商量一件事啊！”

什么要紧事呢？母亲口口声声说家里现在日子很好，五口人有三个壮劳力，要是文学能回来就更好啦！张文学听了一怔，原来母亲在打小算盘，想叫儿子多挣点工分，把自己家的小日子过得更美满。张文学想：妈妈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啦！这种“心病”，靠两瓶治胃病药是治不好的，还得像连里那样用阶级教育解决问题。

第二天晚上，母子俩坐在一起谈心，张文学给妈妈读了一段毛主席的话，最后说：“妈，我们连里要求每个同志写一份家史，你能给我讲讲过去咱们家受的苦吗？”一句话勾起了母亲许许多多辛酸的往事，她一桩桩、一件件地讲出来，说着说着两人都哭了。文学含着眼泪说：“这样的苦日子，绝不让它再回来啦！”母亲擦干了眼泪对儿子说：“文学，你别说啦！这次我让你回来，是我脑子糊涂。”

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张文学指着那两瓶药说：“妈，咱都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啊！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往后胃不舒服，可以吃几片药。”母亲笑着说：“你放心吧，家里事你不要惦念，回部队去好好干吧！”



给南京路“修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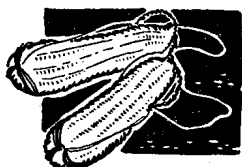
1963年夏天,上海的筑路工人们正在给南京路整容修面。他们要筑宽马路,拆掉有轨电车道上的铁轨,好让国产的新型无轨电车,在这条四海闻名的南京路上为社会主义奔跑。

为了迎接国庆通车,工人们日夜开工。八连的干部、战士,也抽出时间参加了义务劳动。大家使足劲干,都觉着把汗水洒在南京路上特别有意义。六班的副班长曹根元一边撬铁轨,一边还在想:连里的老同志为了保卫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条马路上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过斗争;今天,为了最后鏟除帝国主义留下的痕迹,建设新马路,我们出点力,流点汗,多光荣啊!曹根元干着想,劲头越来越大。六班长杨金元看到他手掌磨出好几个血泡,就说:“休息一下再干吧!”曹根元哪肯依,铁镐在手里挥动得更欢了。

马路两旁的行人,看到工人和战士干得那么火

热，一个个自动参加到劳动的行列里来。有一个过路人，穿着崭新的白衬衣，灰裤子，走上前来要帮助战士抬枕木。战士们怕把他的新衣衫弄脏，就劝他说：“同志，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去睡觉吧。”这个过路人摇了几下脑袋，说：“不！我要向你们学习！”说罢就和战士一块儿猛干起来。

预定的工程提前完成了。在南京路上，战士和工人们同声高唱起《社会主义好》。



元旦打草鞋

1964年元旦，八连三排正在上海郊区野营。那天，刚吃过早饭，新战士祝有堂急急忙忙换上草鞋，准备去帮助伙房挑水做饭。没料到，扁担和水桶叫别人抢先一步拿走了。祝有堂鼓着嘴巴走到地铺旁边，脱下草鞋，把它甩到地上，心想：就是为了穿这双草鞋，害得我连水都没有挑着。正巧，盛副指导员到班里来了。他看着祝有堂那副神情，就说：“同志们，今天是1964年头一天，咱们来打今年的第一双